

崑山人物傳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朱旻 從子栻

朱旻字希仁父璲以春秋教授鄉里稱素庵先生生
公公年十九領鄉薦將偕計吏上春官母送之曰明
年看花長安冠進賢冠偉然男子哉公跪受教比試
中乙榜私自慰曰母命在不冠不見也于是遂謁選
人云公既謁選歷官司訓者二曰諸暨曰浮梁教諭

者三曰昌平曰臨川曰石首典文衡者三曰山東曰
陝西曰河南所至皆有勞績稱知人能得士焉天順
末朝廷頗事游豫令所司圍獵近郊前驅弗戒將逼
陵寢公在昌平上疏曰昌平教諭臣旻昧死言天壽
諸陵故王家玉韞之處列聖神靈實式臨之法宜安
靜節承皇上大蒐田禽本以孝薦宗廟而負羽之徒
過奉清塵時有馳驟饗廟所在不無震搖念旻一介
儒臣越俎抗言義所弗敢懷芹末獻吞咽難堪伏承
明詔許直言無諱臣昧死言上覽奏愕曰咲惡得有

是耶其令有司勿圍獵著爲令從子栻字良用學有淵源又能得所未發爲一時周易之冠成化十三年薦鄉試十七年登進士第授蕭山縣知縣均徭息訟扶善鋤強凡不利于民與便民而未舉者殫力爲之甘任勞怨縣故有湘湖久爲豪右所影占公立法開浚之以時蓄洩湖田大稔三載奏最詔公入朝拜監察御史時選郎貢欽弼權自穢公率同列劾免之選法頓一會天變求言公又疏言變不虛生必由人事感召乃指切時政又旁引春秋事應纚纚萬言讀者

竦服公爲人簡易沉默初在蕭山頗以仁恕爲用入
爲御史立見鯁直君子謂匡主牧民公兩得之秩滿
便道省母卒于家

論曰朱氏自素庵先生有剛氣未嘗以言徇物然莫
用于時至昌平用諫獵顯直指敢言事駸駸名御史
矣由是觀之剛之時用大矣哉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夫人臣未有欺能犯者世之小人豈其必無敢言之
氣一念橫生首鼠回互者皆欺也故又曰棖也慾焉
得剛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而論者謂太

剛則折此夫動于慾而欺之甚者也其何犯乎予所聞直指公義甚高人所應有無不有所應無不無惜莫能詳而昌平一疏公正發憤使人主動色則剛者之所格遠矣

葉盛

葉盛字與中自少博學強記屏居泮川鄉田舍間同里張憲副和爲諸生一見嗟異勸游膠庠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負十四年英宗北狩公帥同列劾將臣朱勇等依阿失律請誅

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問罪讎_中以還聖駕
邸王嘉納之命掌科事九月邸王即皇帝位例有賞
賚公以君父蒙塵辭不許十月北_中犯近邊公請罷
內府軍匠更番班操仍令所在有司熟米豆以給戰
士遣卒運兵器于天津以張聲援疏凡十上悉中機
宜_中既退又請明賞罰以勵懲勸詔皆從之十一月
陞都給事中時_中騎未靖內閣大臣奏留守邊將士
備援京師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
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_中騎何

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僅保九
門無事而已其如社稷陵寢何上然之而大臣有憾
其異已者會河南陳州流民有變詔公往撫之公上
宣諭恩德發廩賑貸河南民安堵如故景泰元年三
月召還八月害奉駕抵京而近會有匿名帖言迎駕
事大臣相顧不敢上而又有匿其名言不便者公曰
此野人無情之語當有省趣入奏聞不報三年以公
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等處收放糧斛兼
管屯田頃之巡邊都御史李襄敏秉舉公協贊獨石

馬營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赤城鵬鶚雲州龍門
長安領八城經害失守屯堡戍伍殘落未復公至列
利害之當興革者八條奏行之亡何詔襄敏還京公
上疏請留秉修復邊備當是時公身任天下慨然有
萬里長城之志念邊城武士勇而寡謀坐不學故乃
奏置社學于諸城中推有文者爲之師買經書字帖
以給貧者一時軍中子弟弦誦相聞邊城少醫藥間
有土產輒爲有力者擅其利公令所部督老幼及時
采之貯之官又奏請醫士一人教習醫生行醫于邊

官軍用濟道路流徙死者每城旁爲義塚一區收瘞之八城相去特遠極目莽蒼無邸舍風雪寒雨相枕藉死者徃徃而是公令于官道每十里爲垣屋中置爨卧芻秣之具守以邏卒名曰爨舖諸城附郭膏腴地久屬勢力人爲蔬圃自便公籍之得五千餘畝以次分授將帥叅隨軍伍題曰菜圃令受者得自力先是軍中所需皆歛于卒伍公因襄敏請于朝得銀五千餘兩買牛一千八百餘頭籍田以授戍卒之不任戰者官給牛種使專力畊穫歲課餘糧貯于官供軍

中買馬除器賞勞卹貧之用牛缺種乏則更給之蓋
經營五年而邊境足食歲亦屢豐六年正月偕參將
周賢等擒殺兀良哈于龍王堂諸邊帖服七年丁外
艱襄敏率諸將固留不可詔許奔喪仍限日赴任天
順元年 英宗復辟二年三月詔公馳驛至召見文
華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陳情乞終制不允再
召見文華上問公誰爾同輩公對曰臣商輅榜進士
上笑曰朕進士也可爲朕盡其用遂命公總督兩廣
甫至而有田州岑鑑之事岑鑑者故田州知府庶也

不得後其奴呂趙根蟠中外抗鑑父岑紹之命而奪其嫡子鏞知府以與鑑已又殺鑑會鑑子玠病死趙又詐以呂族子爲玠襲鑑爵鏞不能堪上其變天子使岑瑛案之土人洶洶爲鏞左袒而趙勢甚張不可制公廉得之會兵擒殺趙以岑鏞知府事土人大悅先是朝廷許廣西諸夷官世襲特羈縻之而後多出揔兵及巡按御史選授公奏諸襲者宜從舊例聽命于朝諸揔兵及御史肅然四年七月赴闕議事條上兩廣興革事凡十款更定均徭之法故事廣東鹽課

不出境歲久鹽積商人束手徃徃賂守者南踰梅嶺
西過梧州公謂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鹽
滯而利歸閩津守者皆不可訓請詔許商人願出境
者入米于邊徼缺食處為軍資商人至今利焉又廣
西獐獍出沒為患朝廷特設征蠻將軍鎮之後漸離
其巢穴流毒廣東而兩廣守將素不相攝致傷和氣
公謂廣西梧州實兩廣交界喉襟之地流賊徃來必
由于是請建帥府命征蠻將軍摠制而各設副摠兵
及叅將分守要害令東西應援可無敗事達官達軍

夷種也請調制廣東以夷禦夷不乃安民攘寇經久之計乎詔皆從之先是蕭養煽亂東陽蔓延兩廣雖復撲滅餘黨竄入蠻獠間累數十萬恣行猖獗公疏請勦之上命都督顏彪帥兵往擒勦事宜悉從公授俘首虜數萬破賊巢八百餘所而兩廣大定天順八年憲宗嗣位遷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初公在獨石時行官牛官田法于八城自喻適志至宣府更修廣之計可得牛五千餘頭爲一千八百餘具墾田益多一歲餘糧可補戰馬一千八百餘疋刻日計程

邊人攸賴成化元年又請勅宣府邊方守臣著立定
規時省耕牧不得數易以妨成效二年又上言經畫
邊儲五事復詔從之十二月有詔吏部舉文行超卓
可入內閣叅機務者公名在舉中三年陞禮部右侍
郎五年改任吏部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定保
定二府全活甚衆八年春陝西邊臣奏北甯出沒河
套上以公曉達軍務勅公往視公疾馳延綏會諸臣
議方略奏曰臣按往年寇自遼東至陝西諸邊去
來無常天順間阿羅出入黃河套甯種遂相繼居套

中不去爲延慶邊患議者往往欲搜套驅雷出河外
沿河築城堡抵東勝而徙衆耕牧其中以拒雷若者
道遠勢沮臣不敢妄意今日之計惟增兵守險可爲
遠圖爾竊照榆林一帶守臣嘗立界石爲屯田計屬
者復議依界石一帶山勢縈迴剷削之如城高二丈
五尺川口夾築墩臺以防禦來寇此係先年奏可尚
未起工目今戍卒數少不堪是役合無于民衆豐收
去處發丁夫山西萬人陝西二萬每年三八月一次
赴工庶二三年可就緒是爲一勞永逸不戰而屈雷

兵矣延綏西路如土門及銀州關諸舊城堡阻山近水可徙近裏守堡官軍徃戍之銀州河外抵榆林一路並宜添堡收括近年清鮮各處軍人未行者編附榆林等衛以實邊仍調舊選延慶二府土兵五千人以時習戰榆林等城長計便利無切于此九年三月轉本部左侍郎十年春修祀四陵公齋戒將行忽中疾不能言扶歸西第卒公孝友忠信樂善不勸據案臨戎未嘗釋卷有以詩文贊者即與定金石交終其身勤卹彌至其臨大事斬如也識者謂有魏國韓公

之風焉所著有篋竹堂稿涇東小稿水東詩文稿開
封紀行詩西垣奏草邊奏存稿兩廣奏草上谷奏篇
水東日記衛族考若干卷葉氏書目六卷碑目十卷
得歲五十五謚文莊子晨鄉進士孫夢淇以廕入太
學歷大名台州通判衡州同知清嚴英敏所至有聲
好收刻先世遺書傾囊不倦君子以爲不愧文莊後
也

論曰予觀文莊公經畧邊廣可謂體國之臣實行其
事者哉而知公者猶扼腕于希文之不相就使不相

更馳驅邊徼數年萬里長城雖百世可也而廣之役
爲朝廷汛掃累年逋寇可謂奇功乃不免于言者之
口訾爲殺降說者謂瓊山從吏之夫瓊山故理學名
臣何能受當年不讀禮之誚宜其及耳李文達方在
政府乃使冠帶書生得行其意乎雖然瓊山之莊又
胡爲乎來哉徒令傍觀者信天道之好旋也聖明在
御綸音聿新此所謂論久自定者耶夫使論久必定
人亦安能置毀譽其間哉

鄭文康 父壬

鄭文康字時乂父壬號雙松居士居士精儒術而亨
于醫居恒謹言笑不喜聞人過失有相告者莊聽之
嘗令其辭不得盡其孝友天性也正統十三年公舉
禮部試觀政大理未匝月而居士有疾聞京師公馳
之不及舍已又喪其母夫人公毀瘠不自支喘喘數
盡遂不欲前乃就廬闢館弘獎後進督繩削墨必顧
其安令人人各自得也游誦之暇品劑草木香達戶
外歲所全活不可殫紀秋霜春露輒從一二耆英訪
遺郊外斷碑荒塚多所搜述僮僕化之皆欣欣有幽

討之致公偉幹豐頤兩瞳子爍爍精光射人談說忠孝如振金玉一時軒蓋旁午春和里中至不能容馬足而公意泊如非其人弗與見也以故平橋之教迄今如山斗云玄孫若魯有壽海圖編行世稱開陽先生

論曰以予所聞鄭先生之道甚大其地望可以有爲而終其身用之一鄉豈有說與長老言先生與葉文莊公相厚善蓋嘗分盟出處曰吾經畧不及下執事表章先哲領袖後來庶幾近之請以相與卓哉斯語倘亦非造作謂先生者耶予觀先生杖屨所及即荒

田野草之間千載上死人重開生面述其一二蓋亦
牛土之志焉述曰先生存唐李潤妻唐氏志石于樂
窳之墓表貞元間姚仙客妻張夫人墓碣于陳諫營
葬之時斯亦幽矣趙彥可者吾崑山人也洪武初嘗
爲山東臨清縣知縣公勤寡欲好士愛民妻受民賂
輦而遣之事聞陞知鞏昌府絕特之行晦于邑史將
其後世不復知彥可何人而先生出之鞏志之中無
不彰雖幽必錄斯亦曩者雙松居士不喜聞人之
過而充一者歟然其道大矣鄭氏于吾鄉故在甲

乙之列至先生益顯而後寥寥也嗚呼此其天之未定者耶

周泰 子鄂

周泰字存敬受詩鄭介庵先生正統丁卯以儒士領鄉薦選授烏程縣訓導服闋陞楚東安王府教授王二子異母同日生少長畧刻王愛少者叙立稱謂皆先其長公憂之會修玉牒王祈公公曰殿下愛之耶故宜安之王知不可奪遂從其序而是時母俞夫人春秋高不能遠離陳情江夏王乞近地得常之宜興

仍支教授俸母卒陞山東蒙陰縣諭亦支教授俸二年致仕公性高介絕俗自號節軒受詩鄭先生時蚤夜不輟父母憐之乃藏膏夜發書讀吞其聲叅政陸容知縣錢昆教諭陳諫俱以公所授詩顯于當世所居鄰縣治不十步絕不造令丞簿有不識公者子鄂字楚英由諸生歲薦選廣西都司斷事廣西古象郡地險遠戍者多道亡都司輒械其解者付斷事獄累引瘦死公詣司白狀請給文令還本貫追獲復解戍補而解者不傷遠近德之三年滿考陞萬州知州勸

學與禮黎人悅服

論曰予讀朱怡菴旻所爲蒙陰公志稱學官年六十
例許致仕公遂請老先輩家貧爲養能不失時又若
斯之勇退也後稍不然矣白首淹留漫云有待夫士
各有志有待何不可焉乃不免黃髮皤皤垂頭首蒼
簷下幾非例哉萬州公顧侍御潛家牢之也侍御寒
泉之感實鍾厥心其寫萬州之梗概大畧見于志矣
萬州從葬玉山之陽松楸荒落其裔孫曰球者式新
之予每撫文筆而興懷山光如潑黛悲兩賢在其下

也

陳翊 玄孫王道

陳翊字孟佐少學易當時未有深入其解者嘗就御史王從道問義自謂得之已又有得焉乃喟然曰夫子韋編三絕豈欺我哉正統甲子遂以易領鄉薦崑人士之以易領薦自公始也明年登乙榜受膠州學正權應山王傳改靖富衛學教授公在膠靖時陶鑄人物無令逾度其在應山也以禮匡王王雅重之手書忠貞字以明崇尚公歷任膠陝廉靜爲務每爲憲

司所欽矚時有匡救膠判某以剛方見白秦弁某以
將才獲留皆繫公力絕不令人聞知即有問者公唯
唯終不言念繼母衰老致政而歸時年五十有五拉
入詩文社雅歌投壺觴詠不輟布衣草履澹如也邑
子憐其清苦以意賙之公頭面盡赤謝遣去曰無以
爲也得年八十有七故侯楊子器時補琴川扶服哭
之曰斯人不祿後生無以爲質矣裔孫王道字敬甫
白晳飄鬚美談論提學御史趙公鏜升公上等嘉靖
乙卯鄉薦乙丑成進士選知鄭州再補光州光鄭在

汝穎間地溫民淳公游乃爲之皆上考擢水部員外
郎視權南閩公爲之湖上商旅晏然謝政三十年結
社東林圍棋賭墅時有拂意都以晤言消之至于飲
社讀法弔死問孤公必爲倡于時士大夫彬彬有先
進之風焉

論曰予以通家子嘗候水部東林見賓客欣欣如歸
其家也水部著綸巾徙倚嘉樹下談說膠州一官落
落初聘禮部試再聘河南再授陝右事纂脩英廟
實錄去膠陝三十年候貽不絕斯豈無因而至者哉

水部以新鄭簡拔故不盡其才當時亦有傳說其事者水部不荅噫嘻夫亦膠州之裔蘊藉風流者矣

孫瓊 父宗

孫瓊字蘊章其先陸姓長洲人父宗字公武嘗後崑山孫道庠遂姓孫氏後貢入太學歷懷柔湘潭令勸農賑荒有廉勤之頌公其子也以易經領正統十二年鄉試薦明年賜進士出身景泰改元擢刑部廣西司主事階承直郎四年陞署員外郎事階奉議大夫七年陞郎中明年丁丑 英宗復辟改元天順進階

奉政大夫賜金帛公歷官刑部凡十有五年勤慎如
一日每讞決先平喜怒務鉤得其情即堆勘凜凜終
不失人世之用尚書官心下之每相與語孫郎中若
作廷尉天下豈復有冤民哉公每出部被訊者羅拜
馬首常數十百人曰但遇孫刑部何論其生即觸網
罹辟都無所恨故事將秋讞部累終歲所訊獄若干
奏聞仍選公廉二人重加審錄公受選審錄無一人
稱冤者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黠而貪多羅織人
罪既抵部諸郎官莫敢異而公所平反獨多達心噉

之太監牛玉者梟也嘗使其假子某攬民賦而鼠雀之以爲家罪盈事覺部以屬公玉陰爲之間而祈其生于公何不至焉公弗聽卒寘于法則牛玉者又心嘆之矣會同曹郎貝某與故百戶某妻通有驗而公引婦人不行禁例疏釋之蟬口共噪竟戍遼陽公被旨即行囊底蕭然僚友會贐之却不受甲申 憲宗即位詔復公官朞月即求去時王忠肅勦爲冢宰語司寇某曰即吾輩持身不能不推孫刑部乃聽之去耶久之三原王端毅恕巡撫江南屢疏薦公竟不起

公性凝遠每事自處古人祈聲利晨起必祇謁家
廟然後開卷對客談笑即竟日無倚側之容布衣蔬
食僅贍朝夕冲如也里富者子裝百金爲公壽公笑
曰吾曩者納革履走遼陽曾不受贐乃今日投閒鄉
里貨取之耶其清介類如此子裕字德宏成化十二
年進士終武定州知州先公卒

論曰吾鄉人好持清議知慕尚然不免溪刻用相口
語至先生必曰孫秋官過其墓必式夫有所風之也
先生之裔孫陸應孫言先生見廟必衣緋束帶既散

無所得緋趣染紡花布爲之積三十餘年非甚病不廢謁嗚呼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過墓之式所從來矣

夏璣

夏璣字德乾嚴峻有志識與人不款曲不肯相引爲重意所不然雖甚親暱無能以一言相假孝友節儉其天性也景泰五年進士授應城縣知縣母喪服闋補新淦新淦富商所集積引若干緡錫度可千計商以例請公笑曰知縣不例請貯庫按引徵詣府脩賑當道者耽耽側目公笑周某者富而橫殺人御史不

聽公按將活之公白御史無減律故調公大吏曰才堪簡也而殺人者活矣新淦民立祠望思焉而公卒以不避強禦清操凜凜徵入爲監察御史奉勅理浙江戎政籍無漏者民亦不知勾攝呼囂之苦照榜期發傳之爲天下御史式亡何移疾免歸公歷三縣一爲御史前後二十年家四壁立食無重味出無輿馬而長吏獨嚴待公干旌不絕其門公卒無所間嘗衣布衣倩籃輿詣令門者不宣通令知是公倒屣迎之門者猶白令崑山故無夏御史云公性好飲初爲廉

城方撻人公醉撻不止母怒戒之遂不復飲終其身
公府閭里之宴不設庖有兄弟三人皆早死諸孤纍
纍婚嫁飲食于公而公未嘗有中人產論者難之
論曰夏氏有兩族其一居齊禮坊故林參政舊宅是
爲禮部負外遂正統間進士別有傳而御史往來郡
縣間無寧字死葬吳縣橫山今橫山有純德先生墓
御史藏也其子孫因家焉齊禮之族有篆字生某者
久游長安豪貴間多口失令械之街彈故置譙樓上
使人觀之令呵道出樓下械者故墮樓撞令令知御

史族也造而問焉不荅竟瘐死而御史仍以族人禮祭其子環之而泣御史曰脫斯人猶在者若曹無噍類矣凡御史之執法如山不肯施所親以干朝廷之令皆此類也

朱夏 子文

朱夏字日南少承家學力追往哲爲務性凝重不肯妄通賓客開塾授徒討論先世遺集作家乘十卷渡江後諸賢皆有生氣又摹刻所藏睢陽五老圖俾傳于世恐其後之軼也又封鬱林墓陽抱山以識先澤

民遺事幅巾黎杖時從耆社題石賦詩具有作述之
致子文字天昭成化甲辰進士連喪父母弘治己酉
服除簡入都察院理刑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清
戒兩廣巡按八閩憲度肅然不務鉤棘之事閩鎮
守中官死公籍其貲累萬以聞黃頭嚙之尋出爲湖
廣按察司副使會番舶事覺坐死者以累百計公署
其牘曰造船者不市番市番者舶非所造皆無死律
詔從之例調雲南輒引疾歸卒于家

論曰吳文定言世人漫言隱士如日南乃可不愧斯

語今攷其行誼豈不信然易曰含萬物而化光朱氏
自秘閣公始開宦端累世冠纓勿絕亦云光矣日南
貞隱有含道焉御史持憲不濫署釋番囚迨恭靖益
顯政事文學昭揭宇宙光之于含豈誣也哉當年摹
刻圖本嘗流入申文定家且久文定不知也夢老人
衣冠皓偉詣別文定質明其家幹捧圖以獻文定亟
召其裔孫麟玉識而還之夏暉曰圖本色澤如新衣
履拱揖皆有意義前輩不愛工力可久勿壞如此嗟
乎家國天下之務亦如此圖矣

朱萱 從子觀

朱萱字樹之性沉謹不苟言笑詩律細穩筆翰皆有
師法少與兄芹齊名後先登賢書天順八年公舉進
士第選授大理寺評事奉職循理不務法吏皦皦之
名然多平反蔚有聲望同官者咸自以爲弗如而品
資名地多出公上惜公者尤之公笑曰此豈人力哉
吾求不負此官事辦矣謹畏彌加不二年卒葉文莊
在垣省聞之嘆曰器宇宏擴者長處不競之地猶干
造物忌耶爲銘其墓深加傷悼焉從子觀字顥伯才

情犀利如太阿出匣不可睨視嘉靖二年以進士擢授吉安府推官丰稜穎脫勘斷如神有殺人不知主名跡久無驗者臺使檄公檢視公爲虔禱于社質明叱吏縛周憲來憲至首服獄詞立具公盖廉憲與其妻通同謀殺之云一郡震懼召入拜監察御史皂囊白簡絡繹而上上爲罷放鷹犬盡刷光祿積弊省費巨萬一如公言亡何忤旨廷杖二十謫謫如初會推按差勅公巡視陝西一時墨吏望風解印綬自罷公至獎勤殛怠陝右肅清奏築花馬池至橫城堡一帶

邊牆延袤一百六十餘里永爲西陲之利累陞河南
布政司左布政考終于家

論曰御史宅山之陽里父老稱說其彈壓時事至今
猶廩廩也吾鄉之朱多澤民苗裔御史族來自東婁
至廷評兄弟始顯廷評父復初亦長者未有封爵御
史父苓以子貴封吉安府推官再傳落落貧窶無餘
廷評寂寂山阿殘碑漫滅其存者獨千仞之山石耳
大理之沉謹方伯之犀利竟何有焉而尚論者不能
不撫遺文而思慕也嗟夫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讀書遇兵刑水利悉籍記之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成化二年登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改北兵部職方司時邊報旁午封事日三四上公隨疏條覆動中窾要嘗丙夜不自休海賊聚衆流劫廷議洵洵請調京軍勦捕公持不可曰此狐鼠何能爲但朝廷許以不死當自縛卒如公言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公夙負壯猷持重爲用安南侵擾隣邦議置勿問久亦自

戢所省供億累鉅萬賈胡請迎獅子嘉峪關公白尚
書止之令知朝廷不貴異物錦衣百戶常瑛儉人也
罪謫宣府願捕妖言自効所根株不下數十百人妄
希再倖而是時捕禁嚴切例得襲所在引繩批根冤
濫之獄動以百計公白尚書置瑛于法罷襲封之例
戎政肅然改武選司郎中有求爲金齒叅將者巨璫
啗上命請于公公諍之甚力詔勿許又有黃頭捧內
批以其某陞都督者公持其勅請見上曰都督重官
某某豈其人耶即內批法應下所司遵照詔從公言

亡何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公條列浙中便宜十事
悉見施行後賫捧還京又疏漕渠利病纚纚萬言未
報讒口鑠之遂致其仕卒年五十有九

論曰孫生爲予言參政墓在州西陳門塘其上有吳
文定志陸氏世爲蘇之崑山人曾祖福祖繼宗父裕
皆冒徐姓公復其初爲陸氏云志又言公與翰林張
亨甫泰太常陸鼎儀鉞友善三人俱以文行重于鄉
而公尤爲葉文莊所器重文莊臨戎未嘗廢卷參政
自其爲諸生讀書必期適用蓋淵源所自矣宋范文

正作萬言書貽宰相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
所爲無出此書者豈參政之謂歟十年武部諳練尤
多設有知參政者力排姜菲務老其才處以鎖鑰之
任方叔元老豈顧問耶文定與參政同朝二十年謂
其不平之氣宜赴會而發當不虛耳

馮鈇 子琨 孫夢龍

馮鈇字仲舉少孤力學每時祭輒嗚咽不勝悲感問
里性和易口不談人過失天順壬午鄉薦以乙榜授
永州東安縣教諭永地僻遠人不知學公設程刻限

以身先之永士感奮既滿秩將奏績于朝故事廣文
受秋試聘得上考或謂公何不少留公笑曰已及衣
而寬之如詭遇何而不聞得失有數耶竟左遷爲貴
溪訓導而秋試果有以受聘得上考者公怡然弗介
于懷嘗校文河南江西兩榜稱得士先是有權貴閥
說于公公唯唯酬之既竣事無驗其人以間詣公公
謝曰偶忘之君子曰和不流其馮公之謂乎子琨
玠琨字君美以成化丙午舉人授永康縣教諭遷知
薊州薊州民以牧馬爲耕作每戶承馬若干足給草

場若干畝孳生牧養民賴其利而勲戚貴璫有盡攘
其地爲奸利者土著之民莫敢誰何公至按籍而覈
之盡還本戶馬用蕃息雖貴戚廩廩敬憚公而蟬口
喧噪竟逮詔獄公列主名幾何影占幾何爲孝廟
分別言之上覽奏咨嗟良久曰賢哉守也詔賜復職
武宗即位諸螫公者根連逆瑾再起詔獄詔下錦衣
鍛鍊之兩訊杖八十械街彈所靈寶許冢宰使人慰
公曰爲語馮太守厚自愛使者顧視街彈左右提在
挈壺纍纍皆薊州之民如失父母螫公者弗晨也僧

其故昵于瑾私語曰馮太守第飲薊州一杯水非民
見餉即園土死耳瑾愕然復還薊州尋遷杭州府同
知再遷兩浙運副擢登州府知府清操彌勵屬有高
第者簠簋不飾公劾奏免之東土肅清未二載輒自
罷林居二十年生理蕭索足跡不入公府第玠癸酉
卿薦子夢龍字翔甫敏而好學不減其祖父提學御
史黃公亟賞之升上等同舍生陳吉甫顧茂仁夏九
範輩待公師友之間偃蹇秋闈十年不第用萬曆丙子
歲薦選應天府訓導署知六合凡半歲兩奴鼓篋而

歸遷鳳陽府潁上縣教諭再陞山西平陽府吉州學正遂賦歸來蔡憲長國熙爲護送抵舍老屋蕭然藜藿不糝直指甘士价邑長聶雲翰嘆其清絕時加禮問焉公既明德之後飄鬚玉立美文藻不可犯以非義學者凜凜嚴事之

論曰長老言馮氏世有特操靈潁絕人予不及見其永薊兩翁而識吉州先生又獲覩其所爲畧測水碓易大衍流法黃中通理信其敏不可及也清非身外之奇敏非長傲之具然遙遙華胄以一喪一者多矣

如馮氏三世一節愈出愈奇故可貴耳予每訪其遺
胤散處不多有見諸生曰燧者而喜淳風穆如甚肖
吉州公也此所謂予攸好德所不自知者乎

顧恂 父良

顧恂字惟誠父曰呆菴翁名良翁勇于爲人能震懾
豪悍令改步而悅服其心世居雍里旦起每之城市
必擁數百錢自衛務行其所欲爲有搏而却者翁揮
退其人而辱數之搏者辟易去其居家勤修孝弟之
行嘗盡產讓其兄士賢獨身居約久之貲乃大殖以

故所須卒辦而仁義都焉子恂陰行善益修父業而
遜出之同里吳相虞凱辟爲館甥領家政使代事其
老母家政大辦吳母亦不知禮部之官長安也而公
橐蕭然不自與又復久之營第鰲峰里令其周可坐
百人數蒼頭小具什一而身吟誦不釋卷嘗往來斯
文延齡二社間擻髭練字一時社家莫能易也嘗夢
金甲神人賁天書降所居舍星露混茫公頂七星冠
披八卦衣二黃頭捧輿圖以進公嘗紀之然不知何
祥也其後公以子鼎臣貴贈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而武英公故嘗監國此其徵與或曰公見夢時武英時爲舉子而公寢疾故爲疏願以已壽益親也允公所行仁義不可勝述或以問公輒謝無之公得年八十有八呆菴翁年九十二

論曰語有之爲善欲陰以今觀于顧氏信然顧之先有千十四翁像元服而戎靴環其耳每見夢其家輒有顯者顧氏家老以千十四翁爲始祖或曰翁之父名德輝其譜系可攷也顧氏自贈翁而下迄于今世世而數之笏幾滿床矣然後來者猶繩繩未已也豈

非善之較著哉語曰公卿之後必復其初要非所論于陰之時義也夫

王鑑 子漳 孫繼孝

王鑑字與修少負經世之志以名詩薦天順壬午鄉試好讀古文尚書謂二帝三王之道盡在于此又嘗大書忠孝二字于壁日夕自砥勵今王氏有忠孝堂自公始也成化辛未上春官卒于逆旅同年陸某者已爲大官適官其地視公瞑公執陸手語之曰本欲稍自表見僕僕長安不幸客死吾亦無憾君殮我必

以古尚書吾志也而又手一書遺其子漳曰而祖遺金千付我將以貽汝仲父二孤孤幼未償也吾緘甕而藏之某柱下書到即相付吾無他囑勉思壁上大書字而已漳得書發柱取覽不開緘與之時年十九君子稱廉孝焉漳號松軒孫繼孝字子忠嘉靖己酉舉人選授江西龍南縣知縣縣居萬山中城五里然多巢賊窟穴諸山間公至鑿險堤浸擒妖僧數十人民廩廩顧化遠近聞風多願質成龍南令而刺史撫臣亦時時檄公往視諸縣事公往來諸縣間輒訊所

疾苦與地形之險易皆知之葉楷者故安遠弁據黃鄉作賊聚兵千擁驍健三百人自衛僭立功王廟奉其先春秋殺人以祭恣橫莫敢誰何撫臣檄司李往諭之則聚群小兒譖司李禁絕文移或斷其飲食司李不能堪乘夜脫歸而臺撫相與議計莫如檄龍南公受檄嘆曰此么麼子何足爲第念吾九十老母板輿至贛不無心動然一往擒耳疾馳黃鄉則葉楷者亦知公庶能吏備賓主禮不與司李等迎謂公曰君以降葉楷耶安之也安之則與我所擁地我無他暴

必欲相降請與君戰公唯唯笑曰此來必有處置且勿躁而公睨其所脅從者可散也密諭以歸誠之利而微啗之群心稍懈或叛去公設方略伏兵龍南爲後勁而自提兵猝臨賊賊躍馬馳公斷其馬足又斬其巨魁三四人賊窘甚焚死功王廟中葉楷平當事者議以府銜調煩寧都朝廷廉公才應內召而府銜無內召者竟調知寧都賜白金公爲寧都諸所受事皆在龍南時習知之無不立辦繼刺者不悅公卒論免公方頤修顙吐詞慷慨鄉推老成人歸橐蕭然至

不能具饘粥處之晏如時從諸大夫談說忠孝不冠
皓偉稱一時人物之盛云進士葬度城故塋寧都公
未克葬

論曰度城王氏其先居潞山湖後以元亂播流六合
返其居者自壽峰始壽峰生福源福源生子昭子昭
生安安生瓏瓏生鄉進士鑑鑑生漳漳生杲杲生寧
都公繼孝寧都四子元圭元貞元芳爲諸生而漳之
伯子塘自爲宗不具載度城濱潞湖東隘而入居民
數百家若自爲區宇其聞者惟王氏忠孝公始基之

也松軒之付遺金寧都之蕩山寇不忘母老于進士
寧有間焉尚書之義駸駸見諸行事之實矣

吳瑞

吳瑞字德徵成化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吏部考功司
主事考功清重居南者率臥理相高而公以郎中員
關署司事甄別幽明即親故無少避會持服歸凡六
年改工部都水司理滁州洪水利脩利刻害商人頌
之尋陞本司郎中奉勅總督濟上時河南水涸舟膠
不前公受命馳至疏故鑿新河流不梗甓社湖者故

隸高郵州界地肺奔騰風濤晝晦舟人謹招支舵其
色焦然如入鬼國公相度地勢得傍湖田橫亘四十
餘里鑿爲複湖今所謂內湖者也民始得占風違順
而內外取道焉舟乃不覆湖田既鑿民無所出賦同
事者議籍荒畝公毅然不可曰賦荒之害慘于覆舟
不如請蠲之便詔如公言亡何以疾乞歸遂陳情致
其仕公以易學起家迄于宦成未嘗一日廢卷既請
罷杜門却掃勤修睦嫺任恤之事皆可師法晚歲營
地陳墓涇題曰紫霞堆而自爲之誌子蘭弘治十二

年進士官監察御史

論曰吾鄉吳氏有兩族其一貞孝先生先公顯而公
與其子參政公同年第進士鄉人重公如貞孝家稱
南北吳氏南吳入皇明百餘年至工部始顯持官持
身屹有大人之槩而位不滿其德御史之後無聞焉
鄉人哀之予過高郵春湖初滿東北風甚厲水風相
搏若兕奔獅吼而予舟行內湖晏然舵後鳴榔瞬息
千里舟人曰故吳水部所鑿迄今爲百世利即漕輓
亦無行甃湖者嗚呼鑿湖清賦利不貽殃委運達生

老不怯死古者鄉先生歿可祭于社其在斯人歟亦誰必其後之不逢年也

張汝舟 曾孫世皐

張汝舟字濟民剛毅有爲不能受物之汶汶而縱閉柳楊動得機用以成化甲午舉人授倅南昌南昌故有巨寇徐九齡嘯聚猖獗一郡洶洶公至誓平之賊挺矛接戰公被創幾爲所害民兵熊玉金以身翼公死之公益奮鏑設方畧自衛巢穴蕩平而是時寧庶造謀久情形叵測每宦遊新任多設詐頓挫意相

引重見公蒞事精采輒以意致公公佯不知與唯諾而已會郡有溫太真祠且敝公捐俸葺之曰此晉忠臣吾所矜式庶人聞色殞相連致不已民家犬吠庶人之鶴折其足其健奴恣意笞掠甚苦其民又訟之公告言鶴故有牌民不得縱犬斃鶴公笑曰即帶牌如狗不識字何判而釋之邸嬖之兄爲盜且就縛庶人以其情祈公解曰本不忍嬖子晝夜泣意甚憐公唯唯趣具獄無赦由是庶人望公故縱火燒旁舍怵公徃救將甘心焉公趣輿抵門不入問其吏曰殿災

耶將沿燒旁舍也吏以狀對爲誠邏卒力護而去庶
人無所行其意居恒怏怏會九載考成遷貴之思南
守幸免禍公在思南見民夷雜揉歟聚鳥散意不欲
以南昌治例之踈節濶目時有縱舍而橫崗深箐殺
人如麻公聞悉寘于法無所貸忽念毋感夢亟疏乞
歸毋果瘦甚蓋其生平至性如此公歷南昌思南自
謂無悔晚更號二南又二傳爲曾孫世皞字隆卿號
振南云振南公以童子科領辛酉鄉薦苙苙三十年
推官慶遠客語公如道遠何公笑曰此古百粵地趙清

獻之慈可追而企也吾特安之矣比至日僕僕監司
觀察間縮地而語磬折而退公意不甚好之遂引疾
歸公故有宅一區盆山砌竹軒窓楚楚嘗擁書其間
自喻適志既授慶遠推讓其兄之子居之歸無寧宇
乃僦屋居故人家破囊敝篋不廕一壁已卜居流磬
菴右未幾卒

論曰慶遠公嘗爲予言熊玉金死義事至今伏臘猶
爲熊設筭云二南通理之才委蛇逆藩間九載不受
頓挫斯其難什百徐九齡矣慶遠長者貌如其心與

人無色詞之忤雖甚怒猶必以理自遣愛親敬兄宜于家室藹如也一官落落不與俗遷化垂橐而歸清矣予每登楸中閣覽慶遠手澤低徊留之不能去其誠寔心有以信于人也

陸鑑

陸鑑字汝昭其先世某戍洱海而非其罪詔許輪直至鑑兄鏞當代既往鑑獨與母居將力田自老久之喟然曰人生非仕宦不貴父母夫豈有四目兩口哉吾故有微尚將爲所欲爲寧能稿項黃馘擊瓦盆

自愉快耶乃夜發冊習二帝三皇之書學爲政學成
領成化乙酉秋試薦後累偕計吏皆乙榜弗肯就選
人既歸讀書里第亦不詣成均弟子丙午始稱太學
生丁未選通判東昌公爲東昌務集事有所規畫計
日課程無弗滿志而民用式和不苦溪刻然朝廷未
有知公者獨方伯滕某知之公將轉運京師備西北
邊餉而故事主餉者不無鼠雀又虞其耗也則爲飛
詭他郡縣以當司農取贏之令山東諸長吏患苦之
歲弗能支滕語諸長吏陸東昌在事若無恐公抵京

師鈞得其弊孔所在爲餘東昌緡錮千計以歸其明年再往亦如之而公始有能更名稱事集民懷矣庚戌當覲忽念父母既不逮養而洱海公補黑衣萬里外泫然流涕繪風木鵠原圖以申其意遂賦歸來迎兄洱海共寢食賦詩自娛餘年卒得歲五十有六子光安等葬公致和南原先塋之次鄉進士沈僕銘其墓惜公才氣高邁世莫竟其用云

論曰予聞長老言城東蓋有陸氏墓云其廣可數十畝子孫搖落畫地而蕩之乃及其塚阿牛者自賣沈

謙益家僅識其先墓所在然不名東昌塚發而碑見
嗶嗶相語意其先非復今之人矣傷哉龔生朱生按
所埋石知之去東昌領薦之歲百五十七年耳公故
與王水部僑管太僕昌同舉于鄉太僕子琪又登進
士第官至方伯予每過管氏塚凸凹坎窞兩肩欲削
慄然懷之乃不意又見之東昌公可不大哀也哉水
部世有文章不沒沒以此知立言之功非細故已讀
進士僕所爲東昌公志文而不諛大略與陸表等表
字天章弘治十七年鄉薦其文有典則首尾稱合作

正德辛未間天章病疫能令土神見夢晉工部憲顧黃雛驚而歎歎此亦可以知其爲人自天祐之者歟世人漫言沉碑事謂速朽爲快不欲以文章自予此真可涕也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

皇明崑山人物傳

陸鉞

陸鉞字鼎儀體骨深穩寡言笑讀書談義務破碎支離必求其是爲他年可底之績耳目所際具有原委嘗語人學猶埴也薄者先壞天順癸未天下士待試京師屆期塲屋失火公以秋八月擢禮部第一人明年春憲宗即位廷對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修

英宗實錄成遷修撰賜金綺成化丙戌同考禮部戊戌再考禮部孝陵在東朝上妙選靖恭持重之士充文華殿講官公在選中敷納詳明儀度莊飭孝陵目矚良久問左右爲誰其後進講多歛容聽之無倦倚之色壬寅始滿九歲考遷右春坊右諭德丁未秋孝陵即位覃恩宮僚進太常寺少卿翰林侍讀同修憲宗實錄充日講而是時公已在告例賜金綺就第宣諭未久卒上深用閔悼照三品例賜葬吳塘廕子一人公爲人冲澹沈默動必繩矩在翰林時

移疾數年雖復病體弥連未嘗敢忘天下之事每有
聞見憂形于色要所自負必不泯滅所著詩文格力
高古盡洗穠艷當所得意縱筆揮灑非後人雕刻所
及流覽千古無不注記

論曰李供奉才情絕特舉世願以爲鄉人隴西山東
夜郎人各云爾究未必然此豈有徵發期會而人情
爭引爲重也李溫陵曰亦榮亦榮莫爭莫爭真有味
言之矣太常公其先崑山人冒太倉衛籍爲諸生見
李文正所爲志墓石桑悅修太倉志亦云豈有附焉

然而作者之志固爭欲得之矣太常天下才年二十四登第五十長畢其間在告者又數年行事不少概見榮華至今其器厚也文正又言公在翰林與彭教敷五張泰亨甫名相埒皆間世奇產說者謂亨甫亦崑山人其系不可攷

高敞

高敞字德廣爲人簡易踈豁美儀觀充然有大臣之度成化辛卯薦于鄉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孝廟正東朝充南京班賞副使承接上下儀度

雅飭文武大臣悉器重之陞精膳司署員外郎進本
司郎中再使遠府行冊封禮還賚銀幣賞賚大同將
士咸稱其職丙午以年勞陞順天府丞 孝廟即位
與耕籍田賜宴三輔大饑請發內帑十萬賑之詔如
公言乙卯補承應天丙辰進府尹時政務紛委公以
次裁決無漏無迫或語公畿輔非他郡比宜先綜覈
公笑曰吾于事務理其緒無禁者急而張之雅非吾
性人服其有體亡何病卒得年五十有七同鄉管儒
珍爲禮部郎中籍其橐篋不能殮御史王用檢曹郎

王循伯相與賻歸其喪上聞深惜之賜祭葬如制

論曰京兆公廡不近名寬能範俗營第甚整而囊無
繒帛產不及中上歿百餘年而駟馬涇人猶相矜重
謂其里之人也豈無道歟即其生平自號強恕此必
有人不及知之行矣 穆廟元初京兆之裔孫世臣
甫歌鹿鳴而長逝亦至今人思之豈高氏代有令德
歟何鄉人見譽之甚也

姜昂

姜昂字恒頰性廉靖遇事能挈領要應會輒發不令

久而滋蔓初以成化壬辰進士知棗強縣棗強民樸
鹵無迂曲性公心喜曰其上化導之此可用也于是
一切與之休息嘗閱月不撻一人三年獄無繫囚每
秋讞御史怪棗強何無所上公頓首謝棗強民樸無
害御史輒最其牘徵入北臺方士李孜省怙寵多奸
利率同官劾奏之忤旨杖于朝改南臺御史出守河
南公念守去民稍遠分親不如令計無先甄別屬吏
可以速得志于民乃按功令劾去其不飭者月三四
輩無間科目諸屬吏廩廩奉職河南大治藩校席勢

捷市人事覺不移時縛而杖之隨牒決遣王有言謝
無及而已自公多暇輒閉戶讀書而母有懷故鄉之
色上疏乞近郡便養得浙之寧波覈吏治如河南又
加毖焉日本使道出四明橫甚聞公清操趣過之相
誠毋犯楊伯起既再考進福建左參政公性不喜干
牘閩俗稍通不如河南棗強信稍煩色詞士大夫交
刺而退澹如也亦時有怨公者而心服其清強無異
口焉會持母喪歸將闋朝議欲大用公卒于家子龍
字夢賓正德三年進士

論曰蘇子言省事莫如勵精士綰銅領簿書誰喜多
事而至于荆綦櫛比莽互不可究詰者不勵精之過
也故曰一日廢一事一月可知也一歲而事之積者
不勝紀矣姜先生嚴汰墨吏用親其民立遣藩校過
謝無及夫事何得不省乎引而伸之古今吏道又何
加焉予每覽其行事意所謂居敬行簡者世之傳公者
或不盡而領要居可知矣自崑山之東割爲太倉賢
士大夫徃徃去其籍如陸翰林姜參政王司馬之徒
載邑乘者皆間世之傑推本地靈其與有榮藉也哉

秦瓌 從子雷

秦瓌字廷贄小時不竟學嘗爲父代役于官官人辱之歸白其母人故有坐堂皇其色傲然役人者乎兒柰何忍息泥土中惟所咆哮莫敢出氣我非人耶語有之其惟不鳴一鳴驚人請以十年爲約去發書日夜讀不十年鄉薦又三年成進士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公抵部始讀刑書然爲曹長決事爰無覆考陞二司司員外郎推掌三法司事外艱服闋除山東司轉四川司郎中何司寇某奏公才堪理劇復調廣西司

御史彭程言事繫獄公首白御史無罪臺省繼奏言之釋御史又奉勅勘廣西安遠侯柳景鎮守不法事卒直都御史秦紘奪景爵壬子陞貴州按察司副使貴故羅施鬼國貴竹麻嚮諸苗出沒深林大箐間跳梁爲患公至諭以朝廷威福諸苗巖居水飲不操戈入市踰年乞賫捧便省母里第依依久之乃喟然曰令我不受官人辱者不能取翠翟爲老母歡已試爲官人徒僕僕烟嵐晝晦之鄉報劉之日幾何矣自投劾免而家特貧所入常不能給饘粥枯魚麥飯對客

欣然時持兩筭器食澆昔賢墓隧澹如也所著詩文如碧落晴空不染纖翳至今人傳誦之公母周孫秋官甥也母既舉公嘗語所親卽他日當似其舅後官刑曹廉靜謹必無弗似蘊章者吾鄉謂有兩秋官云從子雷字起潛孝友淳謹明易理謂此道晦于凡師乃盡刪其說發明聖人開物成務之意學者宗師之往往名家而公強仕時始領鄉薦授元氏令歲又大饑減耗革弊政在惠民滿任告老元氏民肖像尸祝之歸橐蕭然常不自給

論曰秦憲副代役發憤十年成進士不十年棄之豈
所謂千里之足見鞭影而馳者耶世之坐堂皇傲睨
人者其戀戀何如哉元氏以摧抑頓挫之餘試爲令
稍行其志垂橐而歸斯亦不愧其諸父矣龔生嘗眎
予憲副詩一章附載于傳或可想見其人焉

題畫 幽彈不終曲起命囊瑤琴非憚拍甲勞所
嗟無賞音中心鬱孤悶曳竹循空林松風有古意
石泉清俗心愛此澹忘歸前山坐夕陰

高以政

高以政字養民少孤鞠于祖伯齡翁翁明數學知公
當貴弱冠令游邑庠成化丁酉以詩經領鄉薦又十
年選閩之上杭令會閩盜竊發捕令特嚴黠吏夤緣
爲奸羅織陷富人武平民賣羊于市誣盜繫獄公甫
視事見籍無賣羊者名姓立開之而反掣陷者示衆
一縣廩廩溫文進之亂白沙里相煽抗官府情叵測
公督鄉兵李福鄧端等設計擒之巨寇盪平里無夜
吠之警汀漳大吏藉其權願使僚庶獨降階迎公咨
時政得失會六年再考銓曹最公績將遷而公念伯

齡翁年已九十母亦七十餘遂致其仕晨夕視色進甘毳題所居曰宜晚自號歸田卒年九十有三

論曰歸田翁居城南蔡村無子女三人長嫁晉雁次趙濟次葉蕃今里選志有趙士傑者歸田翁甥也是爲興賢里趙家初冒高姓子孫興於文學其玄曰弘誥與予善予得拜翁像溫文抑抑藹然欲笑欲語誥又出朋壽圖相眎顧文康爲之序朋壽圖者故思南守張二南汝舟封御史顧自如宜之與公羽爲三魯頌曰三壽作朋故云予家世居興賢里知翁歸田時事特詳嘗除夕晚食

罷潛行里中觀燒盆爆竹而里民有啟扉設酒脯相慰勞者翁直入飲之里人更具迴燈請觴政翁政待月一座互舉杯皆呼待月曙色爛熳東方翁始別去翁即蔡村南規爲墓晉氏趙氏翼其傍桃花流水如入武陵異境吾爾時覺漢循吏衣冠僊僊去人不遠矣

王僑 曾孫一誠

王僑字德高其先崑山人自洪武丁巳分籍太倉而公與弟倬仍用先籍起家成化乙未禮部試授江西武寧令外艱歸服除補山東曹令皆有德于其民

然不肯依附上官取聲譽前後九載始入爲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內艱歸服除補故官久之進水部員外郎復爲營繕郎中授奉政大夫公誠直詳謹惻怛無華骯髒郎署間無竿牘寒暄之問惟書史是耽捲簾晝卧泊如也久之以老疾致仕用兩宮尊號恩進階四品其從孫世貞嘗爲之贊詞曰褐其服黻其貌不以爲田父則亦鄉三老乃儒而真乃吏而循課績不後人而官次不先人噫嘻公于名實所謂居其主而盡却其賓者耶故老有識公者謂得情性云子悌

鄉進士孫世芳提學副使載太倉州志曾孫一誠字
明得仍以崑山籍中嘉靖戊午鄉試乙丑成進士甫
廷對心怵怵動亟馳歸及侍繼母丘夫人舍隆慶戊
辰隸政吏部又二年選授溫州府推官未任而卒公
性不爲忤好以謙抑下人與人交洞見底裏而意一
依于長者里人某蕩其宗子公少敕之其人突公幾
殆州守聞而執之困以三木公促駕爲解曰非意也
祈釋去乃已凡公之爲德于鄉類如此

論曰王氏自即丘子覽傳始興文獻公尊爲江左始

至宋節度衙推仁鎬徙分水生孫司諫縉及大之爲
浙始又數傳古川公夢聲爲崑山學正爲吳始明興
籍崑山隸進士者爲工部僑司馬倬而工部貌如野
老積資二十七年不登方面豈復有微巧與時委蛇
者哉溫州母毛文簡公女也又壻于魏恭簡當學憲
功成名遂時訥然守柔無文士氣受突而不驚此豈
無挾于中而若是二美先生既已狀之志之又惜其
功名若晦若顯五世而不遂大振豈天道哉豈天道
哉

張潮 石璞 邵魯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學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惟明與氣不可強爲蓋必同之以學荒江寥泐之鄉得一人知己足以不恨况室廬相望歲時伏臘相往來而其人皆知好學稱忠信之士者乎易曰同人于野予讀邑乘有友三人焉著爲傳

張潮字思信祖士衡父元鶴積行累義不顯于時潮幼從仲父翔學慨然有拔起之志天順間被薦不報再試于鄉又不售遂擁書萬卷結廬幽徑四方文學

之彥執經問難其前潮爲剖析同異令人人屬厭乃
止良辰清夜匏樽相屬或笑歌搖青舞綠之中聲震
林木脩然自老子璐鄉貢士

石璞字元素性脩遠不樂仕進卜居大虞浦東清溪
茂樹映帶茅屋課子孫耕植其中每徙倚林臯觀田
里所行撚成五字便欣然命酌或寫竹石以寄其意
筆興閒放嘗戲語人吾生平無從門入者惟書法蔡
君謨亦時有君謨肖神處

邵魯生字師聖少受業龔大章力學自樹耕硯養母

晚築春水草堂臨流清嘯渺然有鴻鵠千里之思登
其座者惟石元素張思信冠帶之倫稱爲三老焉
論曰余每放舟虞浦望竹樹週遭意三老猶在其下
語云耕者必有耦士處平世不能爲所欲爲而獨行
無悔者得其耦也每覽雜記當年座有張石士大夫
輒相矜重而師聖不與嗟乎其在管華之間也夫

王倬 管琪附

王倬字用檢弱歲補縣學弟子成化十四年登進士
第授山陰縣知縣起復補餘干屢決疑獄多聲譽會

贛州賊殺信豐令檄公往勦賊據險固守公乘夜縱
羊千群懸崖而上賊思投木石殆盡詰旦進兵破之
時以爲神再補蘭谿其治如山陰餘干召入南臺拜
山西道監察御史以蹇直明幹聞嘗偕其僚劾選郎
中貴人及尚書方面之不職者俱報可進貴州兵備
副使時新中米魯禍公柔而綏之咸大悅服例革歸
兵備瓊崖崖州千家村黎叛公當用兵數移師期以
怠賊忽率兵擣之盡平其巢奏立千戶所黎大戢進
廣西按察使遂進廣東右布政使破誅臨賀砦酋活

其從遷貴州左布政使時大盜藍鄙勢張甚見逼省
衆議焚民居可以遠賊公曰此適張賊耳乃洞開城
門嚴兵以待之賊聞不敢逼彭某爲總帥檄州縣課
私馬從軍以萬計公匿弗下而令各鄉落馬入城避
賊其緩而遺馬賊者死馬既入而後課之數具足彭
又檄所司餉熟糧四千石于軍日中爲約公督市戶
分道抵軍日未高舂數溢矣尋拜右副都御史撫順
天屬邑大饑公請通倉米十萬石賑之未至先給官
軍俸兩月直而權以餘俸米給賑民不苦饑所全活

以萬億計東甯入完公會兵討之屯馬蘭峪乃策曰
誘我西必以東擣我虛矣爲三覆以待果潰東
墻入伏發斬獲過當悉徼其被鹵男婦歸久之進南
京兵部右侍郎公請老後先九十餘疏給驛還里公
性豁達好施與家產不及中豪而割其田千畝以贍
三族其藹然天地生物心于世未兩也卒年七十五
論曰弇州先生叙述其先司馬事如此予故盡載其
說而先生曰小子何述焉有王文恪喬莊簡之碑在
然稍詳覈矣按志司馬公輕眉禿髻秀目細而長臞

然若不勝衣出奇應變動有成畫何烈烈也三令巖
邑所去見思說者謂柘鄉密縣不能遠過殆所謂益
然生物心信于其民者耶王氏其先嘗居駟馬涇與
高氏晉氏讀書聲相聞高氏先第官至大京兆晉氏
教諭宣平子工部亦成進士涇上人至今稱王司馬
高府尹晉宣平也司馬公故與管儒珍方伯善方伯
長者名琪與司馬同年登第授中書舍人歷陞湖廣
左布政使清飭不事干謁竟以老致其仕父昌先十
二年成進士官太僕丞然其詳不可得聞矣長峯言

兩家翁嘗使畫者並列其像相賓主坐令後世子孫
交相祝也予爲童子時猶憶倉州先生拜方伯像于
管氏墓傍丙舍覽荒垠而出涕司馬後世顯而管氏
無聞予推論之令百千年後猶相聚于一卷之間也
悲夫悲夫

虞臣

虞臣字元凱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
奉勅安置來降夷人於廣西所過驛遞候伺惟嚴而
公提一旅肅隊而趨無厨傳驛騷之費公私晏然遷

職方郎中時鈞陽馬公文升爲大司馬一切大小軍
務公與互體而徑達事至立辦至一二近倖見侵迫
有所上下公持鈞陽鈞陽持人主援理而却之歷武
庫調車駕垂二十年未嘗以厄積措意尋遷議蜀省
會有所不可即上章致其仕臺臣慰留之不從又念
公道遠垂橐爲溫語有致于公皆不受蕭然携數卷
下瞿塘而去敝廬饘粥悉如韋布時而時時縮口藏
美醞日使邸僕候客於巷遇鬚髮白者隱者儒衣冠者
即邀致無論達夜平居下帷寂然丞貳以下有覓其

任不識公面者初公爲第子過里門鄭進士文康居
平橋下從簾間望見公愕曰此卽何爲者葉與中嘗
以擇壻見托豈其人哉遂往謁公父期以所課牘相
訪至期不來則又從其父促之來父曰兒豈肯負約
謂持牘將及堦而公坐不起則望廬返耳進士曰爲
謝卽君故當以客禮見責念某長不必介意詰朝且
虛左待矣比進牘進士大喜竟以文莊女妻公文莊
亦心許進士知人能得公也公長身玉立飄鬚若仙
而兩眉茂茂如潑黛相法不利年少將解省盥洗忽

我浮毫滿一器君子曰形容忽變于參藩信之得歲七十有九

論曰虞氏自海道萬戶樂閒公爲崑山人洪武初以閭右實京師籍上元至少司馬自廣文歷省垣爲王喉舌至于卿貳能以清白貽其子常春散人迨參藩公益顯虞氏之清不減葉文莊鄭進士尚論者亦以相比氣類之于人甚矣哉予嘗訪參藩遺像其裔孫號采石者出所藏虞氏譜自宋雍國公始貂冠豹飾目光爍爍有忠勇氣蓋虞氏之來舊矣

周瑞 玄孫汝礪

周瑞字應祥細瘦通眉清髭瀟灑小時病瘵醫者難之輒謝去人間事即縈念必預策其所將然而游戲承之有童子甚不慧爲公煮藥公預策此童子必敗曰敗其分也若者不名知人耶已進藥果敗公大笑置不問瘵亦旋瘥就御史試御史賞公獨無上將受餼而亞公者師某公白御史弟子故不賢于師請明讓御史許之或爲公計他日貢禮部當遲十年公笑曰爲師長遲我十年青氈不亦可乎然公名甚噪所

課義特高人知非青氊物也竟不第就廣文選授江
右之德興時蔡虛齋邵二泉先後提學江右試公卷
皆嘆曰吾固知崑山多才然不賢于瑞州德興矣時
黃丹巖雲適訓瑞州故云德興令缺即檄公視事曾
桃源洞寇亂縣小苦供餉公調劑以時卒平巨寇而
人始嘖嘖信公非青氊物矣公飲性中下然好彌留
晝夜雜翻新聲令人歌而和之其音若絲母許小誤
人謂公豈師曠耶公笑曰家公瑾故爾卒年九十四
先是有餽公筇竹者公規杖而坐弄之所著銀峰玉

峰諸稿迥出塵外如其爲人子京亦歲薦仕雲南臨
安府通判號竹東居士玄孫汝礪字若金小字伯立
木訥而文不與世徵遂去所居橋梁道路皆不能識
其名所作義甫脫稿即走四方隆慶丁卯薦鄉試第
一人甲戌第進士南昌王侍郎希烈語人曰周若金
恂恂如處子長安徵逐非其所堪選授應天府教授
陞國子助教轉禮部主事皆陪京公杜門絕酬應懷
刺訪客多不辨主名何人丁卯之役雅自負解省而
捷音稍後公摩腹週行于庭誦所奏論語牘曰民夫

施信則亦富強之國而已矣如是者百而捷至公父
允中好佩解省印每三歲輒更其甲佩之人謂有先
驗云

論曰周生昌胤爲予言先司馬竹東公自滇南乞歸
養德興故無恙也耳目神明步履強健視竹東猶嬰
兒然嘗手弄魯玄故禮部公小字伯玄也昌夜發書
得翁牘云飄忽添年九十三風流未許期頤盡筆意
適繁如年富時作此知德興之無縈無繫故神血如
此說者謂翁損人益天永葆此身政不知邀壽於天

與其邀貴也何遠而翁有之耶封公解省之佩不于其身輒于其子而後德興之非青氈物足言之矣嗚呼休哉

周恭

周恭字寅之安貧養晦賣藥自給性喜以善醪自號三瓢人曰何謂也公答曰凡草木之性血脈五臟之徵皆可以意取惟絕其未萌勿藥有喜者稱焉吾學之然幸名出其家所種秫足了麴蘖事耳後風生歌聲嗚嗚自快凡吾所取三事甚侈而鼠腹果然則歌

者能舉之故曰三瓢客喜而笑已又更號蓴花主人
自爲傳傳曰主人性嗜梅嘗僦屋而居不可得年四
十始得數畝之宅百椽之宮以寧妻子週遭有池池
立叢篠主人樹梅環之狎梅作客而已爲主人每寒
日曛曛六花將笑主人負暄花外烹茗拈筆攷范石
湖之譜品梅次第倦則橫笛吹落梅之詞迴風旋舞
飛花作雪其或香雲旣歛瘦影橫斜輒歌小詞樂之
歌曰山迢迢兮溪曲曲中有人兮結茆屋玄鶴無聲
花渺茫主人吹蘼花斷腸又歌曰溪曲曲兮山迢迢

中有人兮居衡茅枕清瑟兮夢瑤臺明月印花溪上
來歌罷輒復著書所著有和中峰梅花詩一卷樵玉
稿十卷西洪叢語四卷事親須知五十卷醫效日鈔
四卷醫說續編五十卷增校醫史四卷卜史若干卷
孫世昌太學生嘗續修崑山志不愧良史所謂周志
者也

論曰予嘗見沈啟南作梅花主人圖用梅花道人墨
法卷高尺有咫而橫濶可一丈五七許矮屋壓頭野
竹亂插成籬落屋外冷蘼疎枝嫣然欲笑簷楞寒寂

白衣匡坐其間隻袖垂膝有撚鬚苦吟之致柴門不
關門通曲逕逕接小橋橋下流水從山中石澗瀉出
似聞汨汨漱石聲隔水數峰隱隱如螺髻亂插雲外
山嵐隱現都潑青黛色翠微散木叢立莽互不可辨
一山勢峻而近峰極隱殿閣浮圖直倚霄漢霧靄冥
濛宛然玉山風景躡屐問徑殆可得梅花主人隱居
所在啟南墨妙名天下如此幅亦一二矣然啟南故
不識主人主人嘗以一詩爲贄居然得之而啟南又
語王理之此卷可謂神到雖復一時弄翰彼此慕尚

之情想其風格蓋亦翛然物外者耶故侯方棠陵嘗
造廬主人不值爲題鹿門二字貽之嗟乎如主人者
其真若人之徒歟

黃雲

黃雲字應龍襟度踈豁議論慷慨自少以詩文爲已
任家獨貧不能置書嘗就藏書家借錄之卷帙甫畢
心口了然邑中子弟遇大禮大政必往咨公公應口
標舉如數白黑持鯁素者足相躡于其庭亦隨手荅
之論者以爲山谷子瞻不能遠過高屐濶步踰行里

中見後生輩冠履不率或談笑喧闐瞪目叱視鬚顙
輒張然意在獎成豪彥人亦不深怨之誠毋藝見黃
先生而已訓飭子弟洞胸倒臆恐不相盡或其人摩
天去不復置喙言或及之輒大笑弘治中貢入太學
授瑞州府學訓導卒年七十二

論曰先生之裔孫名彪者善貌人能得情性嘗過草
堂爲予貌先生見者無不凜凜以爲先生縱談時如
此門下士有過先生者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
日還遇二方吳佩之吳中英之徒皆然顧文康既官

宮僚先生書戒之謂世俗豪華易至消歇必以正法
眼看破某見尋常蹈溺者滔滔故特相飭請銘座右
噫嘻世無此誼久矣先生有斯文會序與葉文莊送
徐朱二子說並在人口以予觀之蓋亦先生生平得
力事也

王秩

王秩字循伯其先亦即丘子裔嘗與王司馬通宗而
不名族云性豪豁猝遇非常無所規避挺挺有氣力
堪大事生二十八年成進士除授永康縣知縣富人

有影占腴畝飛其稅于他戶貧無力者其黨比周爲
姦利訟之官不能決公以身往按籍履畝主名其甲
乙而賦歛之比者莫能遁咎之百縣賦肅清三年滿
考入爲南兵部主事遷刑部員外郎遂瑾方用事凡
外任入爲京朝官者例有贄公獨不贄而瑾使人詣
公聳觀方口虬顙裝無資竟亦不問例亡何僉憲廣
東持法不撓巡按御史某瑾黨也踞見公公奉憲綱
從事每所需非例輒持之御史不能相加嘗被臺命
勦廣西蠻寇懷戢海南黎人威名頓起陞江西兵備

副使生擒張士錦降者免死量材奏授官職僞黨悉
平遷本省按察司按察使會桃源盜起副使周憲與
賊鬪陷陣死之公被甲躍馬冒矢石立斬害憲者搗
其巢且誡軍衆毋妄屠戮全活甚多方公之按察江
右也寧庶人折節爲恭結納藩臬尤器重按察至欲
請其子與婚公遜謝之而私于人曰寧邸志滿氣揚
好武事陰養任俠姦人不出十年江右必騷動尋擢
雲南布政司布政使予告侍養師某卒往哭之遂殯
論曰閩西李獻吉嘗爲方伯像贊攷其集不載方伯

與獻吉同官江右雅相重也獻吉繫廣信獄燕御史
忠將甘心獻吉方伯在按察故不知操何術以處此
爲人臣子處明夷之季外逼強藩內逢閹貴非大雅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惡能不磷無災害焉予告暴亡
母亦其神血耗散不可支乎寧藩之亂我吳陸太宰
以根株抵罪嘗請婚方伯而方伯無禍災人之智量
相越如九牛毛焉可誣耶

戚軒 孫學 附張翼

戚軒字宗軾杜門養晦教小學數十人以資饘粥已

稍瞻則謝去其生徒築杏林書屋居之竹爐瓦燈簾
幃楚楚日哦詠其中撫鬚顙賦五七字古詩簡澹真
至晚歲格律漸細識者謂有陶韋之風士大夫愛其
高潔多造之公偸賓主而已聞張汝敬至把臂入林
飲奕竟日汝敬名翼少力學通春秋久之不售遂卜
築馬鞍東麓僻絕市囂對巖岫讀書不輟每與宗軾
小步微吟衣冠朴雅里人慕尚之稱一時肥遯之士
號爲東巖二逸軒孫學

戚學字汝積意思瀟散讀書多于言外得想幼白其

父請爲科舉之業父聽之弱冠受餼郡庠試輒高等
荏苒三十年不薦後以貢分教開封遷東原王府教
授初公與同邑李廩甫張抑甫相友善廩甫既貴以
御史大夫自江陵還臺而公始就開封明年御史卒
又五年公還里每語抑甫吾自視髫年請業科舉迄
今竟何所得過大梁覽夷門平臺東苑之故蹟及前
古帝皇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黃河之
奔放差慰壯懷而廩甫奄忽舟過大梁吾東望黃河
潛然流涕人世竟何有哉而乃今得與子幅巾杖履

訪某水某丘話童子釣遊時事斯亦幸矣未幾抑甫
又卒公悲愴不勝又二十年考終于家

論曰昔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
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吾鄉二逸欲類
此語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古殊邈皆有此
情然亦會其時可以安意肆志遯世不罹禍災也咄
咄若人不謂之不遭逢矣教授吏隱老失嚶鳴自無
馬策叩門之慟乎吾猶及教授之里社也夏東山周
鳳起李棠之徒綸巾舄履操豚蹄斗酒澆劉改之易

蓮峰墓猶有昔人斯文真率之遺焉

顧式 子邦石

顧式字正夫未冠明易游黌校受餼應對辯爽通曉
當世之務成化間夏滂甚民饑無所得食撫臣檄所
司援急殷戶公詣臺抗言救荒之道本無奇策暹糴
平價皆可釀亂又况驅就斃之民恐死趨利十百成
群聚不可散富者金湯庾廩詎肯欣然市義緩急之
間必致格鬪格鬪不已轉相讎殺爲害非細以臣而
慮但有通商一路可救目前因條上便宜數十款不

報未久臺臣被論勸令旋止公應舉三朝積餽四十載始貢禮部念父母春秋高不就選會有詔選人不願補官者授散秩公得杭州府經歷階迪功郎時父怕年八十餘偶問公長安燈市公告其婦許剪彩縷絲懸綴軒幔虹光達四壁公與弟宜之衣冠皓偉奉卮酒爲壽因話古今傳柑之宴用相娛樂至今爲里中美談云子培別有傳次子邦石字孔安初名直能讀父書傳又能更出一解爲當年易學之冠七上秋官試不第正德癸酉領鄉薦又五上春官除受南昌

府通判南昌既劇郡又兵變甫輯餘孽洵公至繕
甲整戈補伍深塹固扁鑰而嚴守之會鎮守交至黃
頭旁午郡所部兵壯二十人咸受苛索公下令一切
停罷萬學一者湖賊也負險舍匿亡命出沒叵測公
率兵壯計擒之一郡廩廩咸若于訓初公之倅南昌
也年已逾艾諸子聞南昌難治勸勿行公奮曰爲人
臣子不遷謫嶺海耶其意甚銳既蒞事見太守以下
庭叅鎮守中貴人俛仰僕僕心甚苦之遂自劾免就
故所穿墻鹿城之原築臺榭蒔花木製樂府十數闋

令家樂雜歌之年七十考終方疾亟召故人陸愚啟
手足壻周鳳鳴受遺言執手畫字正論不亂

論曰顧氏之興于舉業自迪功始然父子皆偃蹇一
第坎壈終其身惜哉予訪迪功志于其裔孫道煥家
見陳說救荒事明義理切事情鑿鑿可見之行也南
昌老始一割劘發如新不耐伏謁中道罷去斯亦妙
有風裁骨氣落落者矣南昌之裔有光世者能集錄
諸家文字始可充棟其纂叙先澤手跡宛然世人惜
迪功之後寥寥無聞而掌故嘗在其家胤家亦何負

先德哉顧于吾鄉爲賢族不獨科名聞天下也

張安甫

張安甫字汝勉性敏好學垂髫時爲文章穎彩葩流
多不屬草二張每語人此吾家千里駒將逃名不可
得公意冲然嘗自處不競之地弘治庚戌舉進士出
知祁州平徭簡訟視時一切民所患苦而休息之暮
年初治每晨起坐廳事吏抱牘占署輒放衙灌花或
捲簾晝卧州人若不知有守者居久之持內服歸既
闕棲遲舊里規鑿方池有終焉之志親故諷之公慨

然曰吾父力耕以給諸父成進士而自笑長爲農夫
故有遺言今幸不辱命老母又以天年終吾事畢矣
家季鷹故有鱸魚蓴菜吾敢少之哉胡有爲人子親
已不逮捧檄自喜者乎遂馳疏引疾乞休朝論高之
詔加金緋致仕公既返初服尚羊山水間徒行不輟
遠近皆能識之呼爲天民嘗一再就其子寰官舍養
遂東遊闕里覽觀夫子之故宮登泰山望雲海日出
水天摩盪賦長短句數闕而返公質任自然逍遙物
外得歲八十有四或曰公受張蒼服食之法故壽然

不可得而聞也

論曰張氏其先居崑之蕭墅後徙橫塘贈奉政用禮
生子四人惟伯與季不爲進士而伯之後自先生顯
子東坡錄其季亦有子申甫任大理府其有隱
德歟何拔起之異也先生處作述之際駸駸顯榮矣
竟于葆光自守夫所謂善息者耶先生之孫曰恒淳
者篤論人也嘗言先生草治命筆力深穩不類忙時
作出示予手跡宛然蓋先生得道之精能旦暮生死
况其外者飄雲過之矣

周在 子復俊 孫泉

周在字承德早孤力學不務口語相高而立意雄邁
常出人群念父元學有遺言但置義田八百畝便可
給族子之貧無養孤無教者往來胷中二十年不能
就會仲兄承平卒無嗣乃請諸兄就仲產而割所有
益之以成父志弘治壬子領鄉薦癸丑會試上其事
于朝乞所司察如約又建綏成祠祀始遷之祖而以
絕無嗣者拊敦睦勵操傑然有大人之槩後謁選人
授廣西太平府養利州知州州故南粵交趾之界俗

陋土瘠仕宦者多拱手待遷無所事公慨然曰仕將以有爲徒取大宛如筭其綬若若揖讓貴人前仕何事學何學哉遂致其政而歸子復俊字子籲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進四川提學副使獨持風紀皎皎不受世俗滋垢一切請謁無所問蜀人士心服其公而口燥之以刻覈見中歸丁內艱補雲南副使歷官至其省左布政使回翔南詔間多所建立陞南京太僕卿告歸鄉里公學問該達好著書嘗游矯亭方先生之門精研理要在滇時獨與楊用

脩切劬往來其學益進所撰述抉奧流葩不爲理障
世服其無學者氣所著有太僕集王峰詩纂東吳名
賢記長子泉字若蒙自幼好讀書伊吾聲與曉漏相
徹祖母吳特憐之公爲篝燈默誦不令母聞既長爲
諸生不大售讀書愈力太僕憐其悴也爲入貲太學
補襄府良醫正公謝弗往乃築室玉山之陽題曰雲
東草堂買金削產奉太僕懸車之歡輒洗其橐意乃
大得太僕既歿公往來草堂中橘刺藤梢茂茂駢織
仰面看梅花古石欣然忘倦顧獨耻與貴游狎敝衣

草履從一二奚奴冉冉行市中市中人皆識公相與
語曰夫非振振公子歟公聞亦自得也歲入不能了
伏臘事即有餘粒惟三黨數十老嫠婦是賚而餘以
葺草堂老眼濛濛伊吾萬卷中如少壯時間提藥囊
過所親貧無醫者一劑起之歡笑竟日孤姥村龐貧
賈求砭于公公施彌勤或慰勞之公笑曰吾惡夫居
其名忘其實者語曰上醫醫國吾以俟吾後之人矣
初太僕之官于滇也有御史求名家後未列青衿者
公念曰吾父甚德我家長史雖報不足償此其會乎

乃以其嗣孫洪祚往時有治家子持千金爲公壽公勿應也蓋公之養志類如此卒時年六十有六

論曰婁江之東蓋有三家市云周氏其最著已元學先生以匹夫而修義庄之業卒成其志養利繼之仁及三族至于太僕不忘長史之德貽謀襄府孝友之爲爲政于周氏何負焉予每見其裔今黃巖公傷襄府之不逮養其苦心莫能聞知蘇蘇賈涕此其所淵源矣養利父子以剛正顯襄府長者皤皤黃髮不失赤子又何其隱顯之相映發也語云本深末茂尚論

者故不得不考其世矣

龔乾 孫邦衡 從魯孫時煥

龔乾字敬法強直倜儻好讀莊周列禦寇司馬子長李杜之書獨不喜習應制文字曰何有壯夫沾沾雕蟲之技徒取跼蹐轅下爲世父朝美戒督之不敢抗則取諸牘謬簽制家名字摘槩伊吾膏晷相代世父信其聽受故不知所誦非所督也用是名不隸學官之籍而雋聲彌噪友人朱恭靖希周顧侍御潛惜其才美表爲駙馬賓客公笑曰麋鹿野性終在長林茂

草間大寇若箕何與乃公事耶遂去隱于江上終身
不入城市公有孫邦衡字世美十三能文章有雋聲
稍長占二經從游者率百餘人連楹傍舍常不暇几
席未久多摩天去而公七試主司獨不售然氣不少
挫談鋒犀利慕義無窮少年周某因事發憤相與謀
共毆賊吏借鼎于公事發諸少年皆黜免公坐註誤
繫獄當事者欲奪其諸生公屹然不辨其明年耿御
史視學政行縣乃解公亦絕口不言註誤事也居恒
授徒奉母推產贍弟幾四十餘年晚歲苦無寧宇嘗

僑居周尚書故第縣侯劉將儼地舍上官適來視之
公角巾匡坐訝曰公乃在此勅騶從亟去不得以轉
徙相煩公韶歲名噪慕吳秀甫之為人介執友沈世
叔將贄于秀甫秀甫謝曰此真中英之友願交不可
得如公言無世人之患耶中丞李廉甫亦雅慕公期
晤談終不得偶過之促東報同列曰世美過我矣其
見重如此從子時煥字德明砥操安貧讀書懷古嘗
手錄先世遺集與一時名賢記頌贄序碑版之文幾
萬餘軸而所居特隘不暇筐篋則駕薄板爲覆壁而

歲之掌故家轉相咨問公抽帙以對腹笥便便殊不
可止真令人有汲冢柱下之懷嘗與從父世美約脫
得志當不令先安節投戈事不表于朝言既輒愴然
動色會有詔旌別革除效死諸臣公大喜時世美已
老不堪事公售產不繼則粥細靡零雜于市爲胥伍
設飲食而身被衿佩與世美匍匐上官前三年底績
公意稍愜又請白祖母周栢舟之操詔又許之而公
始葺一椽小藝花竹摘蔬釀秫談說古今成敗會司
訓彭某移令上林載公與俱歿上林官舍

論曰龔氏人物自宋殿中翁猗以來世以繩尺自檢
敬法獨好任達不屑世務乃其賡和唐集游釣清溪
覺張志和去人不遠又何必繩尺哉世美清修爲時
慕尚晚歲苦貧數徙僅餘書籍自衛必數十健夫舉
之後漸減損自非德明纂集厥成手自抄錄龔氏集
豈獨供魚腹爲酒家覆瓿而已耶人言德明求書雖
詐必信令後世觀者具諸繩尺太史公世掌史記請
以相與龔生嘗言其父建祠事空囊羞澁族親寡助
僅與世美形影相依一老塾時來注記而已慎終追

遠于吾鄉尚有典刑焉

毛澄

毛澄字憲清弘治癸丑進士廷試第一人授修撰預脩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無侍讀賜金緋 康陵即位預修

孝宗實錄逆瑾矯奪會典陞秩落庶子仍官侍讀尋以侍讀學士入講正德十二年陞禮部尚書公在部持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恭默靖慎諸貴倖亦不恨公逆濠嘗奏請令撫按諸臣朝服進見又僞

爲孝行脅鎮臣請旌表公爲禮官屹不動通濠與其黨怨之 康陵崩奉 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

儲迎 世宗于興邸有議請如陛見禮者公曰將來

勸進時又何加焉議遂定上既登極勅詹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力辭充副總裁修 武宗實錄未幾

有詔議興獻王大禮公意欲重大宗乃詣大學士楊廷和會議援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上疏言獻王

孝宗弟也上考孝宗于獻王當稱皇叔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侄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

第二子暫齟封爲獻王後侯異時皇嗣繁衍仍以皇
次子奉祀上意不悅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公又與
襄毅議錄魏明帝重大宗詔以進因入見力言之上
曰朕奉大統非所願本欲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
徐之而是時永嘉在南曹抗疏言公等議非是其畧
曰武宗嗣孝廟已十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
及之義迎皇上入繼大統比之漢哀宋英當成帝
仁宗時豫立繼嗣者不侔禮官不當妄引爲人後之
說且獻王所生惟陛下一人今稱以叔父質之鬼

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將以君臣禮見
手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禮
竊謂宜別爲獻帝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迎聖母
致養庶于禮稱 上覽奏大悅下閣部議公持前說
益堅會 章聖太后至京公請由大明左門入不報
上自啟昭聖太后請避位于是太后詔皇帝本生父宜稱
所母宜稱后朝臣連疏諍之事遂寢明年 上召閣
臣及公至平臺溫諭公等不屈遂自罷去詔加太子
太傅給驛傳遣官護送還鄉至興濟卒贈少保謚文

簡父昇祖百歲翁獨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公為
人方正端毅有濟務才與人語威儀抑々其于是非
義利禍福屹如也少有奇志五六歲時受故人金錢
歸擲棄之曰吾手何可捉錢所以爾者不欲違其意
耳陳武選愷聞而異之許妻以甥是為徐夫人封一
品

論曰永嘉承蜩相位定大禮蓋霍又敏韜實從吏之
文敏秩宗貳也昕夕魚貫而行又嘗貽書詆公公屹
不動豈所謂上殿如虎者耶而是時方御史鳳贊濮

議甚力其兄太常是永嘉議兄弟相糾忠盡互見蓋
德靖之間吾鄉廩上多大臣之畧矣語曰其愚不可
及也人臣抱愚之用不遭時榮名福祿自老日月之
下亦何知其不可及也哉

周震

周震字世亨別號半塘其先自吳興徙崑山有高年
公壽誼年百十六歲高皇帝讌之便殿太守魏杞
即次乞言為我朝獻老盛事五傳至興生公公生
而簡直寡營切事理喜讀書明當世得失之務正德

庚午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授江西饒州府鄱陽縣知縣鄱控彭蠡川谷浩衍難制而時適有姚源之寇出沒驚濤斷塹間瀾延數千里文武大吏厲兵臨境奉簡書督責諸務甚急丞簿皆遜去公協饒屬之能者力勦之設竒用間餉援無間境內外不數月寇平左截晏然而饒屬之接武姚源者其民得以流徙故免賦不及鄱公力諱之久乃如例公曰鄱去姚源差遠而鄱民之手足不勝疲矣夫獨非朝廷赤子而袒左右焉且吾自料無負于鄱自可無負于免賦久之

梅花草堂集卷五

五

聲藉_上起而公又簡鄙之俊又子衿之良者提耳而
誨之良士蒸_上輩起鄙民大悅召拜山東道監察御
史公上八事豫儲廣孝懋學勤治選將鍊士信賞必
罰皆當年石畫而詞旨激揚規諷緩切號稱得體已
郊清軍七閩甫駐節而有黥卒脫巾之變立擒其首
惡者數人奏斬之閩海肅然黃頭某者鎮守困閩浹
塩筴錢萬_上公劾奏之商民大悅庚辰還朝會武
廟南狩公疏請回鑾甚力詔公視斬逆濠公冠大
冠衣急袖挾單騎以行既宣詔而濠有傲岸之色公

詫力士揮銅錘搥之濠乃首伏礫于市奏聞有銀牌
之賜辛巳巡按河南未幾擢浙江僉事已酉擢廣東
左參議識者謂公正色立朝與人多落匕每談朝廷
利病所由無少避就當事者徃匕螫公未盡其用而
公意坦如也曰吾平生所見故如此及考傳記多先
我同然者庶幾不負七尺吾事辦矣既歸里第索裝
不蔭一壁為諸子析爨所授牙笥不滿束笑曰此閩
裝也然嘗恨不能無此公有半塘稿南巡錄奏章若
千卷藏于家

論曰吾鄉重清議後稍不能無渾矣至周先生必曰清御史夫世之語清者所居不蔽風雨所立產不滿百脣清耳御史職言事顧所樹立何如而公初平姚源繼定閩卒繼斬逆濠梁_上有持斧破柱之風而歸橐蕭然筋不滿束又不恨其無知我者為之聲援宦不配德一傳其子夢山嗜酒耽詩家徒墜立使一時娉修之士共相慕說蓋予嘗讀弇州維嶽志覺兩腋習_上風舉也嗟乎百年而後鄉之人必曰清御史焉可誣哉予初作人物志不及公苦無徵焉乃今得顧

文康公傳于其曾冀州守鼎新丞採邑志與其先後
世傳記謾如例書之而清議出然已後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